

战地钟声

〔美〕恩纳斯特·海明威



战地钟声

〔美〕恩纳斯特·海明威 著

德 玮 增 瑚 译

地质出版社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By Ernest Hemingway

Published Originally b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 1940 •

战 地 钟 声

【美】恩纳斯特·海明威 著
德 玮 增 瑚 译

地质部书刊编辑室编辑
责任编辑：张 瑚
地质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

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¹/₁₆，印张：20¹/₁₆，字数：441,000
月北京第一版·1982年5月沧州第一次印刷
印数1—51,400册·定价2.10元
统一书号：10038·新23

埃尔·索尔杜 五十二岁。埃尔·索尔杜游击队负责人。

霍亚金 埃西·索尔杜游击队队员。

伊格那西奥 埃西·索尔杜游击队队员。

卡科夫 《真理报》记者，第三国际在西班牙实际负责人之一。

戈尔茨将军 三十五师师长，俄籍。

杜瓦尔 三十五师参谋长，法籍。

高美兹上尉 六十五旅团长。

卡什金 国际纵队俄籍志愿人员。

马萨尔德 国际纵队第一政委，变质分子。

莫拉上尉 叛军骑兵军官。

贝伦杜中尉 叛军骑兵军官。

立一小低少体问击
然而基陆亦一需你
子合地大我共何为
岛州去没故人钟是
孤神水宅亡人丧也
非与随平若与闻人
人都土山人我若为

——约翰·邓恩

（1573—1631年，英玄学派诗文作家。

海明威奉之为他在文学上的先辈——译者注）

主 要 人 物

- 罗伯特·乔丹** 三十岁上下。国际纵队美籍志愿人员。原美国蒙大拿大学西班牙语讲师。
- 玛丽亚** 二十岁上下。西班牙某镇镇长女儿。全家罹难后，参加游击队。
- 安瑟穆老人** 共和国政府军和山区游击队之间的老交通员。
- 巴勃罗** 五十岁左右。巴勃罗游击队负责人。
- 琵乐** 五十岁左右。巴勃罗女人。吉卜赛人。
- 奥古斯丁** 巴勃罗游击队队员。
- 费尔南多** 巴勃罗游击队队员。
- 普里密蒂沃** 巴勃罗游击队队员。
- 安德雷斯** 巴勃罗游击队队员。
- 埃拉迪奥** 巴勃罗游击队队员。
- 拉斐尔（通称吉卜赛人）** 巴勃罗游击队队员。

内 容 提 要

1937年5月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军经一年抗击法西斯叛乱后，定于瓜达拉马山脉阿维拉地区进行反攻，特派国际纵队美籍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去敌后联络游击队届时炸桥阻敌增援。困难是：（一）规定凌晨炸桥，执行和撤离不易；（二）主要的游击队队长一度消极，甚至破坏爆破器材；（三）气候突变致使配合的游击队全部遇难；（四）上报的敌情变化因遇意外而未能及时送达。结果桥虽炸成，但由于上级人员泄密，进攻归于失败，罗伯特·乔丹牺牲。全书过程不足三昼夜，但穿插抵抗运动全景，有史诗之实；对人物的白描笔法，朴实无华，有活生生之妙。尤其是罗伯特·乔丹同西班牙姑娘两情缱绻，七十小时内渡过了一辈子的恋爱、婚姻和革命斗争生活，甚至把年青的生命献给了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叙述既现实又内涵，读来亲切感人之余，还发人深思，无愧为世界名著。书后並附有后记和作者生平及主要作品简介。

第 一 章

他平趴在林中松针洒落得一片黄褐色的土地上，两臂交叠，托着下颏；头上方高处，风在松树梢间飘拂。这里，山势缓和，再往下却是急转直下，一陡到底，可以望见黑乎乎的盘山柏油路从山口伸出。同柏油路蜿蜒平行的是一条河道。他看得见河道旁边，在山口尽头处，矗立着一座锯木厂。水坝上飞瀑奔泻而下，在夏日的阳光中，显得洁白一片。

“是那座锯木厂吗？”他问道。

“是的。”

“我记不得了。”

“是您走了以后才盖的，早先的那座还远着呐，还得从这儿一直下去，在山口的那一头。”

他把军用地图就地摊开，仔细审视起来。老人也从他肩膀后面张望着。这位老人五短身材，身子骨十分结实，穿着农民的黑褂子，灰色裤子，硬绷得象铁片似的；脚上的鞋是绳子编织的鞋底。这一路攀登，使他喘着粗气。他们带着两大包东西。他的一只手现在正搁在一个大包上。

“这么说，从这儿是看不见那座桥的罗。”

“看不见，”老人说道。“这儿山口一带，地势宽敞平坦，所以小河淌水，不急不慢的。再往下，又是一片林子，转过去就看不见柏油路了。就这样，一下子中断，成了直愣愣的一个峡谷……”

“我记得。”

“峡谷上才是那座大桥。”

“他们的岗哨在哪儿呢？”

“有一个就在锯木厂那儿，您从这里可以看见。”

年轻人打量着周围的地形，一边从洗得泛白的卡其布衬衫口袋里掏出望远镜，用手帕擦干净镜片，然后转动校正螺丝。他一下子清清楚楚地望见了锯木厂的墙板，门口的木头长板凳，安装着圆锯的敞棚后面堆积起来的大堆锯木屑，以及河那边从山侧向下滚运砍伐下来的圆木用的一溜渡槽。从望远镜里看过去，小河晶莹清沏，水平如镜，坝上挂着的一弯飞瀑，溅起朵朵水花，在微风中飘扬。

“没有哨兵啊？”

“锯木厂屋里正冒着炊烟，”老人说道。“绳子上不是还晾着衣服吗？”

“这些我都看见了。但是，看不见哨兵在哪儿？”

“说不定躲在哪一处荫头里，”老人解释道。“现在不正热吗？他可能在那一头躲太阳，只是我们望不见而已。”

“也许吧。下一个岗哨呢，在哪儿？”

“桥那一边。从山口头算起，五公里的地方，在养路人的房子那里就是。”

“这儿有多少人？”青年指着锯木厂问道。

“大概四个，外加一个班长。”

“下面那个呢？”

“还要多。我得打听一下。”

“桥上呢？”

“向来就是两个，一头一个。”

“我们需要一定数目的人手，”青年说道。“你能弄到

多少？”

“您要多少，我就能弄到多少，”老人说道。“山里现在人可多着呐。”

“多少？”

“一百还出头。但是，不都是一伙，好多帮呐，小帮。您需要多少人？”

“等我们研究完了桥的情况再说。”

“现在就研究吗？”

“不。现在去藏炸药的地方，要一直藏到用得上的时候。要是办得到的话，我想把它们藏在一个既安全、又离桥不远于半小时路程的地方。”

“这好办，”老人说道。“从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往前一路走下去，一直到大桥那儿，尽是下坡路。倒是眼下我们得使劲爬上一段，才能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您饿吗？”

“饿着呐，”青年人说道。“不过，一会儿再吃吧。你怎么称呼？我没记住。”竟然把人家的名字都忘了，对他说来，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安瑟穆，”老人说道。“我姓安瑟穆，原籍阿维拉（西班牙地名，位于距马德里百余公里的西北方，属旧卡斯梯里亚省——译注）的巴尔科。我来替您背这个包吧。”

青年人是瘦高挑儿。阳光把他的一头金发照得看上去象是一绺一绺的。他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穿着一件晒得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衫，一条农民穿的裤子，一双也是绳子底的芒鞋。这时候，他佝下身躯，胳膊穿过背包一头的皮带，把沉甸甸的背包甩上肩膀；另一只胳膊又套进另一头的皮带，让背包的分量正好压在背上。但是，起先压在背包底下的一片衬衫到现在还是湿的。

“好了，我已经背上了，”他说道。“我们怎么走法？”

“我们得爬，”安瑟穆说道。

他们步伐坚定地在长满山腰的松树林子里爬行。他们汗出如浆，背包的重量压弯了他们的腰。青年人眼前虽说根本看不见路在哪儿，但确实觉得他们绕着山面，是在往上爬。他们跨过小溪，老人沿着岩石嶙嶙的河床边缘，稳步在头前领路。山坡越来越陡峭，攀登越来越艰难，最后来到一段突然耸起的光滑平整的花岗岩山壁壁架面前，连溪流都似乎不胜攀登，突然沿边坠落而去。老人站在山壁脚下，等候着青年人赶上来。

“您吃得消吗？”

“没问题。”青年人嘴里这么说着，其实山陡路坡已经使他股肉抽搐，阵阵作痛，大汗淋漓，浑身都湿透了。

“您就在这儿等等我。我头前走一步，给他们打个招呼。背着这些玩意儿，您不见得想挨上一枪吧。”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青年人说道。“还远着吗？”

“说话就到。您怎么称呼？”

“罗伯妥，”青年人一边回答，一边卸下背包，轻手轻脚地放在河边的两块大圆石上面。

“那您就等着，罗伯妥，我会回来带您的。”

“那好，”青年人说道：“不过请问到桥那儿去，您也打算走这条路吗？”

“不。去桥那里的话，还有另外一条路，要近得多，也方便。”

“我不打算把这些东西存在离桥太远的地方。”

“您瞧着办。如果您不称心，我们另找地方。”

“再说吧。”青年人说道。

他挨着背包坐下来，望着老人向山壁壁架上爬去。爬来并并不难，从他无需乎寻找攀藤附葛之处就能随便把住手来看，似乎他以前已经攀登过多次了。可是，看得出来，爬上去的人都非常小心，没留下丝毫痕迹。

这个名叫做罗伯特·乔丹的青年人真是饿坏了，而且还有担心事。饿肚子对他来说是常事，担心事则少有，因为他对自己会出什么事情从来不在乎；再说，根据他的经验，在这个国家里，不论这儿或者那儿，出没敌后并不难，简单极了。只要向导得人，出没行止，就象随便穿插一样简单易行。难的是万一被捕，事情怎么办？此外，还有一个判断该信任谁的问题。与之共事的人，他要么完全信任，要么完全不信任，在这个能不能信任的问题上，他得拿定主意。其实，这些，哪一条他都不担心。担心的是，还有些别的问题。

这个安瑟穆是个了不起的好向导，他能够在山里爱怎么转悠就怎么转悠。罗伯特·乔丹他自己称得上健步善走了，但是，从天亮之前跟着老人走到现在，他体会到同这个老人同行，足足可以把他累死。现在看来这个安瑟穆老人，各方面都可以信任，只除了一点：下决断，拿主意。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机会试试老人的判断力。再说，下决断，拿主意，原是他自己的责任。不，他担心的不是安瑟穆。至于桥的问题也不比其它问题难多少。只要你说得出，哪种桥，他都会炸。大的，小的，复杂的，简单的，哪种桥他都炸过。炸药足，器材全，都在两个大背包里放着呢。按常规来说，炸掉这座桥，完全不成问题，哪怕它再大一倍也不成问题。究竟有多大，安瑟穆告诉他了，他自己在1933年徒步旅行去拉格兰杰的时候还在桥上走过，而前天晚上在埃斯科里埃尔外围那所房子楼上的房间里，戈尔茨亲口向他念了有关桥的书面材料。

“炸桥本身没什么，”戈尔茨当时说，一边用铅笔在大地图上指指点点。灯光照亮他满是伤疤、刮得精光的脑瓢。

“这点，你懂吧？”

“懂，我懂。”

“根本算不得什么。要是仅仅做到把桥炸了，这才真坏了事了。”

“是，坏了事了，将军同志。”

“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就是根据预定进攻时间所规定的时间内，把桥炸了，才算完成任务。你自然明白这一点。这才是你的本分，也是你应该怎样做才算尽到了你的本分。”

戈尔茨瞅着铅笔，又用铅笔轻轻扣击着自己的门牙。

罗伯特·乔丹一句话也没说。

“你懂了什么是你的本分和你应该怎样去尽你的本分，”戈尔茨继续说下去。罗伯特·乔丹点着头。现在，他的铅笔又去叩着地图了。“这就是我想办到的。这也是我们难以办到的。”

“这又是为什么，将军同志？”

“为什么？”戈尔茨说道，火冒三丈。“你不是见到过多少次进攻了，而你还问为什么？有什么保证使我不至于再三更改命令？有什么保证使我不至于取消进攻？有什么保证使我不至于推迟进攻？有什么保证能使进攻在规定的时间内、那怕是六小时内，一定开始？有哪一次进攻是按规定办到了的？”

“您的进攻一定会准时开始的，”罗伯特·乔丹说道。

“不是我的进攻，从来不是，”戈尔茨说道。“是我制订了进攻计划。但它们不是我的，炮兵部队不是我的，我得为之力争。我要什么，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哪怕他们明明有，

也不给。这还算说得轻的呢。还有其它事情呢。你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用不着我全兜出来。反正，总是要出点什么的。总是有人会捣乱的，所以，现在，你总该明白了吧。”

“这么说，该在什么时候把桥炸掉呢？”罗伯特·乔丹问道。

“进攻开始之后。进攻一开始就炸，不能早。这样，才可以使对方增援部队不能从那条路上过来。”他用铅笔指了指。“我必须肯定那条路上什么也来不了。”

“那么，什么时候进攻呢？”

“我会告诉你的。不过你得注意，日期和钟点只能看作是一种可能的标志。对你来说，在那个时候，得准备就绪。只等进攻一开始，你就炸桥。明白了吗？”他又用铅笔指着。

“他们要增援，这是唯一的一条通路。他们要运坦克、炮队，哪怕只调一辆卡车到我进攻的山口，都得走这一条唯一的通道。我必须肯定那座桥不再存在。不能提前。否则，要是进攻时间往后挪了挪，桥就有可能修复。不行，非得让它在进攻发动时上天不可；而我呐，必须听到它不再存在的确息。桥上总共才有两个哨兵，陪同你前往的人刚从那儿来。据他们说，此人极其可靠。反正你自己看吧。他在山里有人，你需要多少人，先把人弄齐了。尽可能少用几个，但是要用够。其实，这些我都用不着对你讲。”

“那么，我怎样才能肯定进攻已经开始了呢？”

“这次进攻要出动整整一个师。先从空中发起轰炸。你不至于是聋子吧。”

“那就是说，只要飞机一卸炸弹，我就可以认为是进攻开始了？”

“你可别死认住这一条，”戈尔茨说道，还晃着他的脑

袋。“但是，这一次没问题，那是我指挥的进攻。”

“这一点我懂，”罗伯特·乔丹当时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不说我为担任这一任务而感到很高兴。”

“我自己也并不很高兴。要是你不想干，现在就说。要是你认为干不了，现在也可以说。”

“我干，”罗伯特·乔丹说道。“我会干好的，没问题。”

“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一点，”戈尔茨说道。“就是要让什么也过不了桥。这一点是绝对的。”

“我懂了。”

“我本心并不愿意规定人家非得照这样子办这样的事，”戈尔茨继续往下说道。“我不能命令你这样干。我理解由于我规定了这些条件，你将被迫采取某些措施。我所以要仔仔细细地对你解释清楚，就是要你懂得每一条有可能出现的困难，要你懂得这桩事情的重要性。”

“那么，既然桥给炸掉了，您自己怎样向拉格兰杰推进呢？”

“我们炸过山口以后，在大批队伍进击的时候就准备好修复它。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美妙的作战部署，同以往的哪一次都一样复杂而美妙。方案是在马德里制订的。是那位不走运的教授，维森特·罗霍运筹帷幄的又一个杰作。我指挥这次进攻，象以往一样，要以少胜多。尽管兵力不足，但大有可能。我比以往哪一次都兴奋。只要把桥搞掉，就成功在望。我们可以拿下塞哥维亚（省名，炮兵军校所在地。位于马德里西北上方约七十余公里处——译注）。你来看，让我给你说说怎么个打法。你看到了吧？我们攻的不是山口的前面部分。这，手到擒来。我们的目标要深入得多。看这儿——这儿——

就象这样——”

“我还是不知道的好，”罗伯特·乔丹说道。

“那好，”戈尔茨说道，“到了那一边，可以少背些包袱，是这个意思吧？”

“我向来是宁愿不知道的。这样，不管出什么事情，总不能赖我说出去的。”

“确实还是不知道的好，”戈尔茨用铅笔敲敲自己的额头。“不知有多少次，我但愿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你必须知道关于桥的情况，你清楚了吧？”

“是的，我知道了。”

“我相信你知道了，”戈尔茨说道。“对你，我看不必再需要什么叮咛嘱咐之类的了。让我们来喝一杯吧。话说多了，渴得很。‘荷尔丹’同志。用西班牙发音称呼，你的名字真够新鲜的：‘荷尔唐同志。’”

“用西班牙发音，您怎样念戈尔茨三个字，将军同志？”

“‘霍茨，’”戈尔茨露出牙齿笑着说，就好象得了重感冒，从嗓子眼底下嘶哑地呱呱作声。

“‘霍茨，’”他干咳着清了清嗓音。“‘哭痴姜军同志’。要是我早知道西班牙话里戈尔茨是怎么发音的话，那我来此打仗之前，就会另选一个好听点儿的名字了。当我知道我要指挥一个师，并且可以随我喜欢选上一个名字，我就选了‘霍茨’，‘霍哭姜军’。好吧，现在再想改也已经迟了。你对游击队工作还喜欢吗？”他用了一个“敌后游击队”的俄文字。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道。他也露出牙齿笑了。

“在露天野地里，对健康大有好处。”

“我在你那样年纪的时候，也热衷于干游击队，”戈尔

茨说道。“人家告诉我说你炸桥十分在行。很有板眼。这些不过是传闻。我没亲眼看到你干过，一次也没有，说不定真家伙你一次也没干过。你真的炸过桥？”他现在逗起趣来了。

“喝了这杯，”他把一杯西班牙白兰地递给罗伯特·乔丹。“你真的把桥炸掉了？”

“有时候是。”

“对这座桥，你最好别给我来‘有时候是’。不谈了，让我们不再提什么桥不桥了。关于这座桥你现在已经够明白的了。我们公事公办，一丝不苟，玩笑是玩笑，再怎么过头也不在乎。听我说，你在那边有很多相好吗？”

“没有，没时间找姑娘。”

“这我可不同意。你干的任务越不规则，你过的生活当然也越不规则。而你的任务就是非常不规则的嘛，你还需要理一次发。”

“到该理的时候我会理的，”罗伯特·乔丹说道。如果让他的脑袋也象戈尔茨刮得那样光，那才叫见鬼了。“没有姑娘，我的脑子还不够使呢！”他低沉地说道。

“我该穿什么样的制服呢？”罗伯特·乔丹问道。

“什么制服也不穿，”戈尔茨说道。“你的头发理得还可以。刚才是我逗你。你同我完全是两种人，戈尔茨说道。他再一次把酒杯斟满了。

“你从来不把心思只用在姑娘身上，而我是从来不想，根本不想。我为什么要想？我是苏维埃将军。我从来不想，休想把我套进相思的圈子里去。”

有个参谋人员正坐在椅子上，在绘图桌上放着的一幅地图上画着什么，他用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嗥叫了几句。